

@网络文丛

互联网上最流行 最火爆的青春小说

MESHWORX LIBRARY

旧同居年代

张 建 等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@网络文丛



* T106097 *

旧 同 居 年 代



张 建 等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同居年代/张建等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.1
(网络文丛)

ISBN 7-5004-2671-2

I. 旧… II.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5821 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)

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2.5

字数:250 千字 印数:1-10000 册

定价:19.00 元

目 录

绝对在乎你 /yeby	1
网吻 /酒 心	77
旧同居年代 /张 建	135
女人香 /文 少	177
烈酒红唇 /逸 霖	219
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 /漓江烟雨	231
一个背影和十个梦 /东 东	261
小寒 /施 雨	293
伪证 /田 柯	349
后记	396

绝对在乎你

YEBY

冷风迎面吹来，似乎企图将她从我的心中吹走，我知道它是徒劳的，因为她的地位，我想今后也无法取代。如果时间能够倒退，如果她能再一次问我的名字，我想说“在乎你”……如果能在名字前加上个形容词，我希望是“绝对”……是的，绝对绝对在乎你……

(上)

每次上网，进入聊天室，我总要先寻找一下她的踪迹。如果找不到她，我就会坐立不安，浑身没劲，就像一朵不浇水的花一样，蔫了。初步看来这好像是恋爱的症状，其实不然。

她叫“湖面之舟”，一位不共戴天的死对头。我们结怨相当深，从她第一次称呼我“色狼”起，我就和这条船陷入了你死我活的角斗。

战争爆发是有其原因的。其实我不是很介意“色狼”这个称呼，甚至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。问题是她在我化名为“绝对在乎你”的时候这样当众骂我，让我大丢其脸，羞愧难当。

这个名字是我扮纯情时候用的，想一想正当和 MM 说得热泪盈眶，相见恨晚时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即便是个得道高僧也会怒气冲天的。最让我憋火的是我不能骂她，因为当我化名“绝对在乎你”时，我是属于那种不太会骂人的，只会谈理想，谈伤心往事的，骗取 MM 眼泪的那种斯文败类。被她这么一骂相当被动，惟一能做的就是向 MM 们无限感慨地叹一口气搏取同情，然后退出，接下来用“没爱怎么行”登录。“没爱怎么行”这名字是我装浪子时候用的，因为网络很大什么鸟都有，该纯情时要纯情，该放荡时也不

4 绝对在乎你

能输给人家。

其实我并不像楚留香那样博爱，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泡上半个妞，孤影自怜。再加上第一次见到网友时被吓得半死，所以就造成了我现在的薄情与偏激。

一想到第一次会见网友我就心力交瘁。那时她的化名为“风雪梅”，我叫“小叶劲飞”。我们俩聊得热火朝天，在彼此都很兴奋时，我切入主题。问她姑娘长得如何？她矜持地说大多数人说她很美，也有小部分人不这样认为。我刚上网不久，比较纯情，就信了她。我把她想象成一朵傲梅，冷笑，不易让人接近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天助我也。

我深情地对她说，让我这片小叶陪你在风雪中狂舞吧。说完我自己都肉麻得差点吐出来。等了半天她不理我，我心中暗暗叫苦，不过更感到她的端庄与矜持。

事实证明我中计了，当时并不是她端庄而是她在那边陶醉得晕了过去。我急不可耐地要求和她见面，我说：“姑娘，相识不如偶遇，趁明天秋高气爽，我俩促膝长谈，岂不妙哉。”其实我并不抱太大幻想，也就是孤注一掷，拼拼看。原本以为这朵傲梅一定不会答应，没想到她居然一口答应了，我的热泪差点流了下来，心诚则灵，终于感动了上天，老天厚爱呀！双手合十向天拜了拜，便约了时间和地点。

她说穿红色衣服黑裤子的就是她。红色衣服黑裤子真有品味，临走时我不忘奉承她。她只是矜持地对我又是一笑。

第二天我很早就到达那儿，焦急地等待着，一边向所有漂亮的穿红色衣服黑裤子的挤眉弄眼吹口哨。一位老公公安狐疑地盯着我，我猛地看了他一眼，他红着脸把头低下。“这

个老玻璃！”我暗暗骂道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辆飞驰的出租车在我跟前停下，在尘土飞扬中，门打开了。我的心悬浮起来，紧张到了极点。这时一阵风吹过，路旁的枯叶纷纷扬扬，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，看到一只黑色高跟鞋出来了，接下来是黑裤子，接下来是红色的衣服，接下来是……，天呀，一张很离谱的脸呈现在我的面前。如同一桶放在冰箱里一两年的冰水从天而降浇到我的头上，我心灰意冷。

不会吧，这就是大多数人认为很美的傲梅吗？现在我最想见到的就是那些认为她很美的大多数人，他们是瞎子还是白痴呀！她对我妩媚一笑，露出了蛀牙，我差点昏死过去，这就是我的第一次！

为什么会这么不幸！我精神恍惚地跟着她走，思维一阵空白，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。她说你好深沉喔，天呀！我确实无话可说，真想一头撞死算了。后来也记不得是如何脱身的，只记得回去后大病一场，卧床不起好几天，恶梦数次。

从那次后我变成了更加成熟，不再那么轻易付出，也不再跟网友见面，有一种报复社会的念头。在网络上化名为“爱你一两天”、“我是认真的”到处和MM聊天做案，醉生梦死，但同时也变成了惊弓之鸟，只要见到风啦雪啦梅啦，手指便僵硬起来，再也打不出字。如果万一撞上“风雪梅”，则心像被蝎子蜇了一下，眼前一黑，头一歪，昏死过去。

当我化名为“绝对在乎你”时，我是一位不得不与女友分开的苦命男孩，虽然她离我而去，但我至今仍想着她，海誓山盟，痴心不悔，每当我看到她的照片时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在闪动。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痴情男孩理所当然地换来

6 绝对在乎你

了痴情女子的一腔真情和一掬热泪，每次聊到最后我们彼此都是泣不成声，以抱头痛哭结束的。

当然如果对方是那种像古惑仔的小太妹，这招儿就特别不理想。因为她们随时都可以来几句：少恶心，别假了。我就特别尴尬，立马儿退出。这时“没爱怎么行”就隆重登场，我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位不良少年，出生在破碎的家庭，从小混帮派，初中为了一个“义”字打架被学校开除。

还有一点就是看对方的情况，如果还算幼齿，那我现在就是一间迪厅的服务生。如果遇到一只老鸟，那我就是刚被放出来的，那帮娘们简直崇拜我崇拜得要死，拼命要和我见面拜把子。这时我就义正辞严地说：“我兄弟出了点事，我要去砍人了，下回见。”二话不说退了下来，义薄云天。

如果说我对那些痴情女子还抱有一些幻想，那么我对这些小太妹是从不手软的，我曾经把公安局的电话给一个小太妹，叫她12点给我回电话。不知后来怎么样，只是再也没有见到她，估计是被抓走了。

女人都是比较极端的，不走中间路线，再怎么有个性的女人也逃不过“绝对在乎你”和“没爱怎么行”。

正当我游戏人间，心情舒畅时，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“湖面之舟”，令人发指的是她居然看出了其实这是同一个人。把戏被揭穿了我极其慌张，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大概就得收拾一下行李跑路。在网络上我只好百般抵赖，不过在其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言辩下，我只得和她翻脸了，于是开始和她展开旷日持久的舌战，唉……，早知道就不该招惹她。

第一次遇到她时我化名为“绝对在乎你”，那天天气温

和，柔风徐徐。

我对她说：“湖面的小舟能否载上我这受伤的心一起漂泊？”说完后拍着桌子大笑，如果平时想听我说这种话，非要用酒把我灌醉不可。

“……”

没反应，不会吧？难道遇上尼姑不成。

“孤帆已过万重山，想必姑娘现在心情不错，是啊！一切皆已过去，又何必留恋呢……”

“拜托，老兄，别鬼叫了……呵呵呵。”

在超市做案被当场抓获，我的脸顿时红得像番茄。问候你伯母，算你狠，小太妹，看我“没爱怎么行”大哥如何来收拾你。

于是“绝对在乎你”悄然离去，“没爱怎么行”粉墨登场：“嘿，女人！”“怎么，没见过？”“笑死人了，大哥我出生入死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……”“……”“怕了吧！”“你是‘绝对在乎你’吧！”“……”我咽了下口水，当下脸又是通红，额头上的汗珠闪闪发光，浑身像有数十只蚂蚁在爬动。能让我脸连续红两次还是头一回。

“又来泡妞呀……呵呵呵。”

刺激我，一紧张我失去理智，脱口而出“谁是那小白脸，你可别乱说”。“如果你不是他的话，你现在的口气怎么是这样呢？”我开始后悔刚才为什么不粗暴地说“别吱吱歪歪，谁×××是那臭小子！”既已成事实，那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我只好翻脸了。

“姑娘果然冰雪聪明，怎么来钓凯子？”

“仁兄你一会儿受伤，一会儿伤人，是不是变态呀？”所

8 绝对在乎你

幸这还是私聊，别人看不见。我当下一咬牙，想毁我大业呀？不跟你一般见识。

于是不理她退了出去，“绝对在乎你”爬了上来，左顾右盼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没动静，相安无事，我悬在空中的心放了下来。

“明月当空，姑娘可有雅兴……”

我开始对一个叫“月光光”的献殷情，如果天下的女子都跟那条船一样，那我岂不是没法混，这位“月光光”一下子进入了角色……

“真的吗？”“唉，一切皆已过去，又何必留恋。”月光光听完了我凄美的故事后特别感动，其实我也很投入的，我发现自从进入聊天室后，脸皮的厚度呈几何级数增长，而且又惊人地发现自己居然也是个情场浪子，必要时多肉麻的话也说得出口。

“色狼!!”

突然，沉寂已久的那条船向我挑衅道，这次她是公开的，最毒妇人心呀，我羞得要死。“你是色狼……”“不是啦，她打错了……”我急忙道，同时我咬牙切齿地对那条船私下说：“老姐，别坏我好事喔！”“省得你在这儿害人。”“这么说，刚才我和别人讲的话，你都看见了？”“鬼才看得见！”“没看见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色狼？”“我猜的，没猜错吧？”“……”“怎么，不说话了？”我当然说不出话了，只顾着和她聊，我的小可爱“月光光”已经伤心地离去了，我一抹眼泪对那条船说道：“怕了你了，你想怎么样？”“……”“怎么不回答，装傻？”

“你长得美吗？”我嬉皮笑脸，不怀好意地问她。“少腻

歪了，很丑啦。”其实不用她说，我心里也清楚。

“那我就不跟你浪费时间了，还有很多美女在等我呢！”
“……”“bye 了，有空去整整容……哈哈！”“真是个好色、下流的东西！”“错！君子好色而不淫，风流而不下流，哈哈！”“……”当下我也不跟她继续理论，退了下来，心中洋洋得意，爬上床笑眯眯地睡着了。

这天晚上我梦见乘着一条小舟在湖光山色间穿梭着，以往不是梦见砍人，就是被人砍。做了这么浪漫的梦，醒过来后特别难为情。

那条船分析得还算客观，在网络上我确实是只不折不扣的色狼，这一点我想很难有人可以为我平反。而在现实中呢，特别是在这狼烟四起，薄情寡义的社会，我应该还算规矩的，而且近乎呆瓜。主要原因是缺乏发浪的条件，一曰：嘴巴不甜；二曰：不懂情调。作为一个编程人员，每天都在跟代码打交道，除了“if... then. else”那些枯燥的语句，就别指望我能对女孩子说“今天你的衣服好漂亮呀！”“你是关之琳吧……喔……对不起我认错人了……”

周围的女同事跟我一样刚毕业不久，都是比较可爱漂亮的，不过普遍觉得和我在一起是种浪费。这也并非空穴来风，有次女同事挥着一只毛绒绒的小鸡充满怜爱地望着它对我说：“我刚买的，可爱吗？”我深情地望着它，看着它那还算健壮的胸肌，脑海里浮现出一幅“小鸡炖蘑菇”的图案。我舔了一下嘴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晚上要请我喔。”“什么？”她大为不解。

“小鸡炖蘑菇呀！”我认真地回答道。

于是她白了我一眼，扭着腰走了……从此不再理我，事实上那只小鸡养没多久就死了，太浪费了，这就是残酷的现实。如果在网上我肯定会肉麻地说：“好可爱呀，不过跟姑娘比起来，即便是只小鸡它也会羞愧难当。”只要她不是铁石心肠最起码也会对我有好感说声谢谢，说不定一时性起还会请我吃“小鸡炖蘑菇”。

另外一次，我们聚会，一位长着雀斑脸的女孩谈她痛苦的爱情经历。这已经是第一两百遍了，我都能倒背如流，于是我坐在那儿想一些好笑的事情，当然还是一脸沉痛地望着她，那位雀斑脸讲到了她认为最感人至深之痛处，便毫不犹豫地失声痛哭起来，哭声震天，直冲九霄。大家理所当然地纷纷安慰她。这是她第一两百次哭，也是大家第一两百次安慰她，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我想到了特别好笑的事情，再也忍不住了，笑出声来。后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，雀斑脸哭声一下子就停了，红着眼仇恨地盯着我，我敢保证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，她一定会拿把菜刀扑上来。全场鸦雀无声，目光刷地一下都落在我身上。我尴尬得要命，就好像站在主席台上裤子掉了一样。

“嗯……别哭了……嗯……过去就让它过去吧……”我红着脸吞吞吐吐道，一看就知道没诚意。

那雀斑脸又哇地一声，继续哭得要死要活，大家又继续不厌其烦地安慰着。我暗暗叫苦，知道今后我就是没肝没肺的代名词。那几天我走路特别小心，怕被雀斑脸暗算一砖头，反正形象是被她给毁了，问候她伯母。

在现实中，我是个很平凡的人，有时我觉得就像一只蚂

蚁过着简单而又有规律的生活。每天早上6点40分闹钟开始闹，6点45分被吵醒，7点10分慌慌张张地爬起来，简单地洗漱后，提着大包，踉踉跄跄地冲出家门，按惯例到老张的小铺子喝碗豆浆吃点油条，然后搭公车，看看路边的美女，在离迟到前一两分钟，冲进工作室。这时老板看看手表，没抓到什么证据，就像一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悻悻地走了，我的心中好不得意，向同事暗送秋波，换来会心一笑，然后工作起来，意气风发。

要是遇到闹钟没电池，或堵车或走到一半发觉门没锁，那就很凄惨了，准会被忍我很久的老板猛K一顿，而后我就绷着脸严肃地开始玩自己编的一个小游戏，打一个到处乱跑的老头儿的脸，那老头儿长得跟老板很像。我的同事拷贝了好几份，空闲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讨论打了多少分了，比谁的分数高。我有一位同事名叫老K，因为他经常被老板K，分数总是每周排行榜冠军。

经过玩命的工作后，下午6点钟给南方的老爸老妈打个电话，请一下安，照样听一阵千篇一律的唠叨，照样唯唯喏喏地说好啦，放心吧。然后要么和同事去喝酒，东倒西歪地回家，要么就买份报纸一脸严肃径直回家。晚上拼命喝咖啡，冥思苦想，翻阅资料，干完工作后，就开始上网体验另一种生活。就好像庄周梦蝶，我也不太清楚到底哪边才是真正的自己。一切都是平淡无奇，缺乏惊心动魄的经历，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循环下去。

自从“湖面之舟”出现后，我自认为还算宁静的网上生活被她打断了。上网后，只要她在那儿，如果她不向我打招

呼我就上前：“姑娘，又来钓鱼呀，嘿嘿嘿……”钓鱼当然是种修辞手法，特指“钓凯子”，而她呢？反唇相讥：“老哥，又来泡妞呀……呵呵呵。”“有姑娘在此，小弟哪敢滥竽充数呀。”“承让承让，政府打击不力呀！”“此话怎讲，愿闻其详。”“要不然老哥为何在此？”气死我了，被她打败了，于是我强颜欢笑，“哈，哈，哈……真他妈的幽默”。每次的交锋都是在私下很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，胜负各占一半，这都成为惯例了。

输赢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和我泡妞的成功率成正比。赢的话，带着好心情屡战屡胜，运气好的话就能得到好几个 E-mail，尽管半途中会有她的骚扰，照样把她击退，胜似闲庭信步。输的话，带着坏心情屡败屡战，记忆力减退，最怕遇到老相好，一碰便翻车。

“你还在乎我吗？”“当然了，小甜甜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喔！错了错了是 Micky 吧？”“……”“感冒了，真健忘呀，那肯定是广西的小若吧？”于是这位叫“忧郁的洋葱”的便翻脸了，“王小小，去死吧！！”

为了避免再被人叫我去死，我只好退下来，拼命想她是谁。在半夜猛然间醒悟过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叹一口气把她从联络名单中删掉。以往我的 MM 联络名单人气很旺不断有人加盟，而“湖面之舟”出现后，便停止增长，保持原状，“真命苦呀！‘湖面之舟’，我恨你！！”

有时我真怀疑那条船称为“湖面之舟”是否太过秀气，误人子弟掩饰了其好战、野性的一面，也许叫“帝国战舰”更合适些吧。我曾就此问题向她冒死进谏。事实证明我的建议正踩中她的痛处，好心没好报，那艘战舰向我猛烈开火，

招架无力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断线退出，埋头猛啃西瓜，发泄不满。一不小心吃了整整一个西瓜，连拉了两天肚子，于是我对她的恨意加深了。

那条船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、爱国青年，讨论北约空袭，网上抗日，到处可见到她鬼魅般的身影。我呢，纯粹是为了泡妞，不过偶尔也客串一下别的角色，如“下岗的老王”、“我曾离婚过”。

当我是“下岗的老王”时，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从国营企业到出租汽车司机，对于保守的我来说，在思想上经历了令人痛苦、发人深省的转变，我曾经困惑过，曾经抱怨过。而现在我感到很充实，正像我对和我聊天的那些 MM 说的那样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！”说到这儿往往赢来了阵阵掌声，“老爷子，好好干！”与此同时，坐在屏幕前的我，泪流满面，何德何能呀，受此大礼呀，叫我一声大叔就可以了嘛。

而当我是“我曾离婚过”时我变得忧郁、深沉，对于那些问我感受的 MM，动不动叹口气“你们还小，不懂的……”或“经历过就知道……”一言以避之。一般都混得过去，有一次遇到了真离过婚的高手，聊了半天，黔驴技穷，于是便谎称有人收电费，断线退了下来，冷汗不止。

与此同时，那条船正和一大帮热血青年研究巴尔干局势，时不时就是一句打倒美帝国主义。我一看就知道机会来了，化名“北约之箭”迫不及待地爬了上去，就那条船的所有言词展开批驳。那条船倒是没开口，而那些热血青年可就炸开锅了，纷纷护驾，我发现如果没有阿帕奇，惹火了人民可不好玩，他们连我爷爷的爸爸也不放过。那条船悄悄地对我